



宋景文雜說

宋 宋 祁子京著

君得其健強陰戢戰臣執其旨百度乃凝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于生方道主于成天君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爲以臨臣之有爲萬物自歸上逸於制下勞于事百度乃治無爲者非謂塞吾耳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聽也蔽吾目不視也悶吾言不出也謂審于有爲之內不爲于有爲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責廷尉是爲內何爲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賸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負則跌材已窮加如任則敗是爲外振其領羣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獻功于上臣道

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甚患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膠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納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罰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弛惡不戮姦笑于腹當封吝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寵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政聖人慎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眾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不

不可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用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眾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牆所以不毀者基厚也所以毀者基薄也故曰百足不僵則附者眾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一作裕

君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幽厲以亡然則食無必于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于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而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饗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百物皆是夫何足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南柰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竿之則服西北柰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爲人毅而愚所食淡而勤生士沈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辯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撼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

學海類編 四 子類
黨故君人者權以真僞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仗而不宜退則强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權以要官厚祿覲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輿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哺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徐禡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慄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畱彼其以我爲囊橐矣

掩其耳而聽藐藐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眊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翽師于孟津之濱宰嚭掩夫差之目句踐噤笑于會稽之隙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者不能右眄勢不兼也

櫛之于髮不去亂不能治髻法之于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善概歟大奢概以中溢欲概以道寢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爲國者審所樹而已

鶻鷓鳴春蟋蟀吟夏蝸螿喝秋螿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眾也撫之爲吾之力毒之爲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三
爲軀害臂大于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剛
四肢者骨也剛大厦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于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于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
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闐
父慈于箠家有敗子將礪于鐵士乃忘軀
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闌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罅姦人投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眾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旣震卒騰于陣爵賜已明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黜其私
造父亡轡馬顛于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利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跼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于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飢恥則去之
厲賈亂塵窳農敗田讒夫撓邦害馬汙羣
忠與邪竝黨眾者勝主乃失柄
不大其幹而眾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于口在賢者爲正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圃者飽于茹善邦者義于食
規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真贗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贊漏

拙製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糜于數攪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憎之能得罰于君我愛之能得賞于君政在于臣黨

與成羣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擾而懟其秋與食爲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晁氏儒言

宋 澶淵晁說之以道著

閒色亦麗乎日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元默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末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失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御名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違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子類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
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甯論忘不
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
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
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爲
言是非可否不待所安自隨於少人之偷而媿夫君子
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

御名

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

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
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
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惟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戶尙誰戕我也彼邪以不善爲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

行也哉君子

御諸名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

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八政此防淫者亦一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眾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時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于學者何負而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
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
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
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
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僞而此毀之者實天
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
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
數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
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
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伸己而
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
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于旨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子類
非精心違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
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
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
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話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
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
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
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案爲張安道陳三傳是非其辯安道曰彼自三
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
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于文字之細而憤耗以
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騁煩言
以學彝叙饒饒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
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

眾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于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謂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諭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

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歧路閉而復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何如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而勢位而誇有功于利祿以聾瞽自置勇于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于是乎白刃不足以爲吾威爵祿不足以爲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委蛇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憚當時號爲大儒乃一日迎韋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文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實大學博士何安稱帝嘗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

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甯覩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和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于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視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尙哉

害教

害辭未至于害意害義未至于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

學海類編
九
百姓或可哂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詰訓通而意有餘
闕疑而言不鑿通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
之見斥智者之見甯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
而有通意不知孰爲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關爲言則詎
止于通也邪睢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
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
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
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爲已多矣今
六經紛然爲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
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尙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
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
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

學海類編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宏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于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爲鄰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致彼之奇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貌猗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

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于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于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爲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爲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爲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于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爲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爲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爲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名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爲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理它尙有不誣者耶

遏舍

遏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于經甯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

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復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尙敢變異則至理應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蕭竹今迺以爲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爲虺爲蜴爲貝爲錦

一經之士

學海類編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于五經可舍一哉
何獨竝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
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
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
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爲師者專
一經以授弟子爲弟子者各學羣經于其師古之道也
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斃獨者害皇極其于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爲

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元王桓撥曰桓大撥治
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驥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爲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
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
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爲禮女之
祭或以爲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爲祭或以爲繹今之師
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爲燕射或以爲大射
今以首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之他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爲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爲何詩耶言周禮者真以爲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

足于役農不足于賦有司不足于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尙眾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尙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爲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者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于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閒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

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閒學士衛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

躡等

學不躡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躡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

學今儒者迷于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眾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

御名

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

御名

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

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
之術易爲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
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
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
十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

周禮之五玉爲虞書之五玉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爲君子
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
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

學海類編
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
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爲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爲孔子是不知乾之爲君而初九之潛
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
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爲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
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于異端而以爲孔子之儷

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
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
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不免爲諸子之
徒尙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
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
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
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辨于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

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迺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尙之至于勒爲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至于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爲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于是乎云爾使其學成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尙未易許之矣

祀聖

爾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旣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閒祀安史爲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

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眾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眾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爲聖言賢人之言爲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爲理之所宜而非爲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

易平康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莽爲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辭立其誠君子于是乎居業辭與誠爲一物也聖人之情爲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卻之無以辭卻之判心迹爲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爲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子類
何宴王弼倡爲虛談范甯罪之甚于桀紂弼以其言言
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
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爲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
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爲空則又晏之罪
人也是言本出于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
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于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于是矣後世
復有聖人尙不能加毫髮爲輕重况他人乎譬如日月

光明莫知其終始甯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者迺
六經之所故有也尙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
其不得于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
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于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
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
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尙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
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于有司而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子類
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于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窮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于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立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爲三董仲舒江公劉歆于三家爲始倡其所異而隄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于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持如寇讎愈出而

愈怨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
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御甯言孔聖誤不

業

四民皆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
矣童子于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
歧路者不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
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忘終可尙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

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
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
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
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
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
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
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

學海類編 三 子類
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爲釋文惠乎學者深矣
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眞野人也溫公曰
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正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俊乂
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爲
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于庶人用財各有
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
言戾邪爲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采桑宏羊宇文融
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
有善焉者其于詩書則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
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

其名位使才者顯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眾則豐
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
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之又豈
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
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爲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
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爲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
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甚且至于無君
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爲事
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
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
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

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于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成至于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甯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于百官享不享之貴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耳目儉

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爲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爲義焉故君子以是爲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柄之不相爲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爲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于刑近于刻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于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竝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
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于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終

晁氏客語

宋 澶淵晁說之以道著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于德行而無意于功名今之學者有意于功名而未純于德行至其下則又爲利而學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量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于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曰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

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闈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鎖損訐于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于國則奢于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會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于卜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

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于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于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子類
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于議古而短于議今工于知己而拙于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

少年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作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下

矣

徐仲車云作仁且作仁未到得能反處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答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閒九重

呂原明元祐閒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 哲廟
 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
 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
 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
 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于徧
 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說呂申公因 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
 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似寫

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
 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

謝云晦
叔初召
來進君道十
篇在賜詩前

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後
 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其所言幸主
 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

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
 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惟韓不顧凝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
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于差除每用心或曰
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爲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
冷甘蔗煎爲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生起云元龜食蟒飛鼠斷猿狼
蝨齧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故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取與之大小皆所不論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公作興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
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雄雉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故詩云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于道
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逆志如
孔子于鷓鴣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國家閒暇明
其政形之意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孔子乃答以繪事後素子夏乃曰禮後乎又曷嘗

著其言語

無爲爲道有爲爲事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爲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爲柳下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無鬼論鬼爲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因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易

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真僞以傳質經之是非

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筥又從而招之說

學海類編 卷之七 子類
者以爲笠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
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幾不必在于事聲音貌象便須知因
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己當知之受
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
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己斯信有諸己矣然後充
實光輝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祇在有諸己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遊夫子之門而
貨殖何也中立曰久長難得入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
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答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
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作得佛家事只可自
作不可教人作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服藥之效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爲心朕獨不媿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不得于諸處借支一中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內府之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

上書鄭谷雪詩爲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烟濕改云輕飄僧舍茶烟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敢道著

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賻至完劉安上決舟子參至完者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冰泮常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客云黃河水非他處比擬冰下水流積壘而起閘無濟于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竝沒官女戶只得五百貫鄧綰爭之荆公不從曰賢且道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子云云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爲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培刻之心也

一切世閒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徧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適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

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金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爲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識得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諷諭說人不善又一等小人未必不卻學作人過必不善才言人過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說然

既說這箇好那箇必不好又不如都不說更好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

昔人自廉數貪今人自貪數廉

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于天

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

官闕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潁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褻狎雖遠不背戾該于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

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于壁上不上樓來今
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爲非聖
俞不能韓持國酷愛韋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鳥
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晝寂孤
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司
命白恩遷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

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爲君愁曉寒荆公
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意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
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驚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若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待盧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爲比曰管仲之器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慎

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不知發魯公墓銘有云西方有興之句蓋取于此興戎與兵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爲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爲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盍亦反其本矣醯醢百饗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作官放子細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人則竟之與我得志弗爲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恐此僞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了問揀難底問

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階未畢進揖未答下畢到尋常揖處方答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 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

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邪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于鼓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爲不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十月二十四日降聖節

起于仁廟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識事之機會臨薨謂永

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閒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爲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于無悔言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于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騏驎病沙晚鵲鴿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邨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黃腰中一字
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見此而有感也
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卻在御榻上榻
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
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圉人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爲
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竇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
芻詩白駒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萁言
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爲文王姜里作乃曰臣罪當誅
今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
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
也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
及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詩
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冪八尊畫布以冪六彝何以別
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勻可

以不密乎

元祐閒議禘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爲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笑不嚴故失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吁皆難意也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急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閒意定

凡世閒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作喫飯著衣安排本分合作看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爲法真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尙與道爲二不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

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爲

須就事勢上論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眾人也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爲后妃之德非謂文王后妃也

有諸中必施于事乃爲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

來斯應何必尋事作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爲善也

楊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邵伯溫云此修爲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爲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爲何人耶

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何軻也曰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曰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倦

農師上殷 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礪石焉礪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進范魯公質王宮傅二人前朝舊臣始具劄奏事不賜茶

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萬和親于北爲利不細

深甫云

好作爲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

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須積習

陳恆弑其君魯君如何討告于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

潘兌行詞云敢于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于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于文移有失恭愼

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于朝

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甯丁巳歲也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不與物競不强所不能自然守節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劉輝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人往往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爲誠後爲忠義第一王玠玉密人頃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吉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冷物致瘴癘乃于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後遣

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予愛善衛生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于是在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盃不聞樂聲也今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三
子
陛下閒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遂心去
卽忘本性性本是靜一向守性則廢遇惟心與性合
則動中靜湛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于動中求靜
又不可爲動所動動失于流靜失于迷然動中之惑
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鬪茸爲寬
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害者
耶讀崔氏珍庖而謂能精于飲饌豈若調和適口習
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太傅迴公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
有請惟二膳以時而進旣畢卽徹若祭享然子宗慤
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
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
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
百人中無一人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

一句道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

昏未到得燒殘絳蠟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此

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以然

燭矣

此詞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
杜云乃王某作荆公時在座閒語離席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

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

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

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

不以為異悲夫

問世閒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

問卻是甚知若自有知卻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

似人罵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

右四段
劉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為候也或改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爲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遷一階張說爲封禪使說壻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爲泰水呼伯叔丈人爲列岳謬誤愈甚

卽真二字今人多以爲常談非也班固敘傳所載彪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凡人所爲孰不欲是吝于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爲以爲是是謂自謾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擒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綾價不知對曰臣于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綾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綾價者爲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綾價撰一箇有甚不得

李及

趙清獻不高聲文潞公未得力用張乖崖食時魚是皆

下工夫爲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神考

云有舉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

壽朋

師朴入市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

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

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

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

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塗難進

學須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爲魏公曰
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共財
最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于天
下也爲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韜旣貴而祀子儀爲遠祖本朝狄青人勸尊
梁公辭曰予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
乎答曰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眾生何于餒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答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學和其

韻云四窗滅盡讀書燈窗外唯聞步鐸聲孤負江山好明月閒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

守法于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惜官者便無事矣呂許公常以澶淵之役問後進答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溫

公作色曰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至于性命伊川

笑之又問莫鎖應否對云某之應舉得祿而已

賜第五甲

舊法無

出身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爲誠非也徐仲車云
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
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后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爲利欲沈湎若失之者
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

並暢語

擇之爲事常怕有偏重處須用權以得中故廟堂之上
諭以持衡物來隨時順應之名聖人能之吾輩須放

過了應

定夫謂
次山云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
學莫大于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
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
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
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
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
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
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
在格物大學論意誠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

則曰物格而后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修身者未有能中于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誠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學海類編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
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
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
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
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
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仲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于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
兼于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
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
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
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
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
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于

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
至于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
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
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
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

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
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
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
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
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
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
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
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于目前數

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之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

也凡人之所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梘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于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其貴于思惟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

學海類編
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于本而

求于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于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于知言道莫貴于識時事莫貴于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傳說之築于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

學海類編
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者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之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而好馳騁弋獵大而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病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于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能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

于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矣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

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

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

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

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識于鳥獸草木

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

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

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

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

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爲學之道必本于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和爲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紂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于學莫害于畫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于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于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
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
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
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
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
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非也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韓愈曰外愚悖皆非
學聖人者也楊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有之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
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于井田
而行之而民不病于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于肉刑
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
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

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于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學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

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子類
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
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平生所觀書如
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
雖穿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
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
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大
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謂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真
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
實也范純夫謂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
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申
公草遺表云才力縣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疢嬰纏
敢望年逾于七十人謂二公胷中事矣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
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止餘數字以示山谷
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語不問卽不言其後純夫子冲自嶺表扶護歸過荊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爲諸人講左傳一授乃出魯直蓋受左氏學于純夫也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退純夫揖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略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上一疏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于末云某不

敢復爲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蘇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排行第十三也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也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文潛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爲法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某
但涉獵爲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閒無他書惟印行唐
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崇甯初純夫子冲見欒城先生于潁昌欒城曰
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徧投從官一日與李
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之
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

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
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
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來
謁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于鳳池是時純
夫叔在中書也純夫答曰公望實審當爲監司朝廷
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
慙沮而退其子冲實聞此語因問於公曰說與不說
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誠

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翼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畱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爲孩兒畱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于是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

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
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思
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
誰校頭白今爲汗簡人

鄭閔中祭酒閔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書乞畱純夫奏疏引退之畱孔戔故事不報公有詩送閔中云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尙書公稱閔中長者常論邊事閔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爲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

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爲之當爲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溫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于家事公休亦不自專問于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于家郡從弟子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己下列行致恭卽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爲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畱榜子與闈者云煩呈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閒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衣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劉莘老梁况之終于貶所因尙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旣沒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爲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鑑公欲爲文移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乃已

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問歐公知聖俞爲深相與至厚然不聞薦引卒使沈于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私于朋友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郎兼侍講謁告省蜀公于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爲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上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書并表記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得而量也公遇事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于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

指寺北山一亢曰此可殯不難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李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于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 神廟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憂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時爲奉議郎秘書省正字 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數入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不敢至禁中

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爲宮人難迴避也出溫公記事
司馬植云 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
作一領黃背子十來歲孩兒著得者不得令人知次
日惟簡袖進 哲宗卽位柩前衣此背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蘇軾視草云苟有利于社
稷予何愛于髮膚純夫云此太后聖語也子瞻直書
之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薛疵三者是也然
皆風雨雕鏤不可得而僞

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
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
氣爲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保其
宗施于公吾與之終

溫公以楊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菑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或專說學問求放心余曰曾于何處放今何處求如人失物下榜尋求須畫箇樣子于榜上方始可以尋求卻煩孟子畫箇心樣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這回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誠緊緊守定應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世二世開放門依舊不見操之則存向甚處著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背後底朝聞道夕死可矣將作一件大大事斬卻生根自無死蔓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手斬得把將來仁義根于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鼎氏客語終

